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九

江都陳逢衡學

穆王上

穆王

原註名滿前編昭王二年子滿生

元年己未

前編庚辰穆王元年

春正月王即位

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

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䍐申誡太僕之政作䍐命

復寧

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檀萃穆天子疏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王及祭公俱沒辛餘靡振出之王驚悸以疾殂其作昭宮命辛伯者蓋作先王之宮而錫命辛伯錄其振王之功也封之於西河是始爲西音

　統箋案昭宮穆王所作以祀昭王也陸佃埤雅曰貝大者如輪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即昭宮也呂氏春

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
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
濟反振祭公周乃侯之于西翟高誘註引左傳云昭
王南征而不復孔仲達曰昭王爲没于漢中辛餘靡
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註今據竹
書穆王元年命辛伯餘靡則辛伯未没于漢其振王
北濟又何疑焉又按左思蜀都賦起西音於促柱劉
淵林註曰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振王
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徙宅

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見呂氏春秋是亦誤也
況呂氏于振王北濟下云周乃侯之于西翟與紀年
合而孔氏正義反以振王爲虛者皆誤也

冬十月築祇宮于南鄭

原註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檀萃曰古鄭城在今華州城北西鄭應作南鄭字之
誤也晉束晳傳謂竹書自武王十七成康昭共八十
二爲九十九年至穆王之元年適百年耳竹書以穆
王在位五十五年今長歷亦同此說但所紀甲子不
同耳○統箋按書無逸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
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乃
自其生年而數若謂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則耄荒
將何所指乎顏師古謂穆王下無都西鄭之事殊不

知西鄭南鄭一也自鎬京視之則鄭在南自新鄭視之則鄭在西○洪頤煊曰晉書束晳傳云紀年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又漢書地里志臣瓚注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瓚同校汲冢古文正據此條爲說後人以爲沈約註誤也

衡案檀萃曰祇者敬也名祇宮者緝熙敬止之遺風也統箋本作祈宮下註云祈當作祇即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鄭環曰昭王母祁氏穆王母亦祁氏祇宮當作祁宮蓋以奉祁后也余按穆王九年作春宮註云王所居有鄭宮春宮鄭宮即祇宮以宮在南鄭故也然則祇春二宮蓋即范宮之類皆爲王巡

幸之地不得與昭宮比且祁后當附于昭廟不得另

作宮也

十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孫之騄曰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

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衡案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

水濱獨孤毋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

東歸獨孤毋以爲異覆煖之遂𤾣成兒生時正偃故

以爲名今據竹書徐子名誕不名偃也偃或是其王

號耳取偃武修文之意尸子註謂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亦非按博物志又云偃王襲其國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徐偃王則徐子之不名偃益可見矣弓矢卽竹書六年王錫命時所賜偃王假之以欺諸小國故云得天瑞耳漢書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卽偃王也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洪頤煊曰穆天子傳引作北唐之君來見

衡案穆傳郭註曰魏時鮮卑獻千里馬色白而兩耳黃名曰黃耳亦此類也孔晁逸周書註北唐戎之在

西北者也述異記云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拾遺記云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絶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蓋因紀年及穆傳而附會也

九年築春宮 原註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統箋案初學記云鄭宮春宮見紀年大約鄭宮即祇宮宮在南鄭故因以名之拾遺記曰穆王三十六年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所

謂春宮者殆卽此也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鄭環曰祭公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於穆王在祖列故周書穆王稱祭公曰祖祭公按祭公內傳所招有詩外傳犬戎有諫周書祭公有解其錫命宜也徐子何功亦錫命十七年徐戎侵洛幾失天下敢寵納侮信然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 檀萃曰共應作井穆天子傳作井公利 逢公固帥師

從王伐犬戎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統箋案穆傳曰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郎此毛公班逢公固也其公利疑作井公穆傳天子西征至于㓶人㓶柏絮逆天子先豹皮十艮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又穆傳曰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又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郎

井公利也郭註疑井公爲賢人而隱郱故穆王就之
遊戲謬矣逢公逢伯陵後昭二十年傳有逢伯陵杜
註逢伯殷諸侯姜姓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庚辰天子乃奏
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鈃音形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
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絶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
酉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觴天子於當水之陽
衡案列子云北海之濱有終北之國其人性婉而從

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此寓言非實錄也北巡之事當以竹書及穆傳爲是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孫之騄曰括地圖曰河水又出于陽紆凌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藪曰陽紆師古曰爾雅曰秦有陽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

所在

惠士奇曰尒疋九藪秦有楊陓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錯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宏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謂洛間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

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鶩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卽陽華蓋山也衍而爲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瀍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

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爲一者亦猶楚之雲夢跨川亘隰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盱或作眄高誘曰陽眄河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盱李善註云盱音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統箋按墨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泥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火浣之布

徐戎侵洛

統箋據穀梁傳註苞人民敺牛馬曰侵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侵洛當以下侵上而言洛謂洛邑也檀萃曰書曰戎狄之也穆王六年徐子誕來朝王錫命爲伯以主東方諸侯其朱弓矢蓋自王朝賜之遂假以爲天瑞煽惑東夷伏從者三十六國乘天子西征遠次陽紆乃通溝陳蔡之間率舟師以侵洛邑假行仁義包藏禍心故狄之也

衡案後漢東夷傳時淮夷潛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

至于河上穆王畀其方爔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今据紀年王錫命在前侵洛在後非畀其方爔而分東方諸侯以命之也且分東方之說亦不甚確是時同姓有魯異姓有齊俱東方大國安得反命徐子主之今据紀年只云錫命爲伯蓋由子男之爵進升爲伯是五等侯伯之伯非命爲方伯也

又困學紀聞云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駒王卽偃王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

也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檀萃曰爲征徐戎也天子先發六師繼起也曰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功在造父也非造父之御不能急入也不入于南鄭而入于宗周戒嚴也

衡案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音盜驪驊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今據紀年只云御王並無一日千里

之說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後漢書東夷傳穆王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

繹史註說苑後漢書作楚文王淮南子又作楚莊王皆在春秋時去周穆王遠矣史記伐徐事不載於周本紀而見於秦趙之篇豈亦闕疑之義歟

孫之騄曰劉子新論徐偃王軟而國滅韓非子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國名紀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遂爲姬姓之徐

統箋案周本紀由成王至穆王凡四代楚世家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俱事成王繹生熊艾艾生熊黮黮生熊勝勝以弟熊揚爲後亦四五代則穆王時之楚子當是熊勝熊揚

史記志疑案三墳補逸曰竹書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

史不同未詳孰是正義曰古史考云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衞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余謂此事詳載後漢書東夷傳眞僞莫考誠如譙周所疑而以徐偃與楚文同時則仍韓子之誤也三百十八年之數亦未確厲王以上年表無年不識守節從何案驗據世表穆王時之楚子是熊勝

鄭環曰穆王免喪即宜命賢侯問膠舟之罪乃不征

楚而征犬戎以致徐戎入洛伐徐豈無賢侯乃獨與
楚其事楚滅徐而勢益張宜至夷王而即僭稱王也
衡案楚人抗拒王師昭王喪六師于漢因以疾殂穆
王與楚乃不共戴天之仇何得令其伐徐此必有誤
蓋楚假王命以滅之也後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
遷帥師敗荆人于泲據此則可知此事之非實矣況
徐戎與齊魯相近顧不以命而反帥楚子以伐之乎
夏四月王畋于軍邱孫本作軍山誤
穆天子傳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丁

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甲辰天子次于軍邱以畋于藪

澤澤字舊空據檀本補

五月作范宮郭璞曰離宮名

穆天子傳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仲夏庚寅

天子西遊乃宿於祭王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𢘆古臺字乃紹宴樂丁酉

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

于滎水乃奏廣樂季夏庚戌戌字舊空據檀本補休于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穆天子傳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林季秋天子天子二字舊空据櫝本補乃宿于房防即房字畢人告戎曰陖音峻翟來侵天子使孟念音豫如畢討戎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陖翟至路𨸏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

冬蒐于萍澤

穆天子傳丙辰天子南遊于黃以觀夏后氏啟之所居乃入入字舊空据櫝本補于啟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天子天子二字舊空据櫝本補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逢

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對曰對曰二字舊字據禮本補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作虎牢

統箋案穆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邴至于臺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案東虞誤當作東虢地理志河南成皋故虎牢或曰制師古引穆傳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是當爲東虢也春秋襄公二年遂

成虎牢十年戍鄭虎牢卽此也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衡案穆傳留昆歸玉百枚郭璞曰留昆國見紀年卽此事也國名紀穆傳留昆氏歸玉紀年云國名今紀年註無國名二字

作重璧臺

統箋案穆傳曰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郭璞曰盛國名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威

同姓者今盛柏爲姬姓之長上位在上也按璧臺言

臺狀如壘璧

鄭環曰盛成通亦作郕郕叔之後柏伯同郕叔爲王

高叔祖周道百世不通婚姻故魯昭尚諱姬爲子此

乃賜之上姬之長而爲作臺以著之宜其謚爲繆也

史記作繆後作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

穆名與實爽曰繆

冬王觀于鹽澤原註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衡案周穆王幸安邑觀鹽池本水經涑水注誤

孫之騄曰西域記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沙磧之地

水草難行四面危絶道路不可準記水經注蒲昌海

龍城有鹽澤其大鹽方如巨桃

統箋按穆傳天子西絶鈃隥乃遂西南至于鹽郭註

鹽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

長七十里廣七里

衡案述異記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

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

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今穆天

子所覩之鹽澤蓋即張掖之鹽池非河東之鹽田也

故原注云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

統箋按世本霍國眞姓後周武王封弟于霍爲姬姓

襄十九年傳晉女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

姓也地理通釋曰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在晉州

霍邑縣穆傳霍侯舊告薨郭注曰今在平陽永安縣

西南有城

王命造父封于趙

孫之騄曰晉州趙城縣南三十里故趙城造父封邑

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

衡案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繇此為趙氏今据紀年騄耳係北唐來獻之驪馬所生非造父所獻也又御王歸宗周在十三年見西王母在十七年俱與世家不合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

大業案竹書殘簡斷文後人輯綴多不完備往往失解即如此條係記西王母來朝云其年者即十七年也王西征以下十三字係述其緣起非

于昭宮 洪頤煊曰藝文類聚七爾雅釋文西王母下云周穆王巡狩至昆侖山見之西王母亦來賓昭宮見出竹書及穆天子傳

原註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統箋案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大澤千里羣鳥所解

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洪頤煊曰穆天子傳注引作紀年疑十二年脫文

西征于青鳥所解 原註三危山○統箋按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引竹書曰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也○趙紹祖曰按山海經郭注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而今本在十七年郭註穆天子傳正作十七年疑西山經註五字爲衍又穆天子傳註引紀年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大荒北經注亦引此文選江賦李善註所引並同則王北征一段自當爲竹書本文非沈註也

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統箋按穆傳天子大朝于

謂此往彼來即在一年之中也

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安得如約說億有九萬里乎○洪頤煊曰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一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沉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致致字舊空据檀本補命於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旹旹古時字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詒女昆侖宮宮字舊空據檀本補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崑

崙之邱以觀舂山之瑶[古賓字]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瑶器柏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已丑天子西濟於河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以飲于枝洔之中丁巳天子西南升膜晝[膜晝二字舊空据檀本補]之所主居戊午壽余[余字舊空据檀本補]之人居慮獻酒百斛[斛字舊空據檀本補]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豐[豐字舊空据檀本補]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

禋于崑崙之邱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舂山之澤淸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懸圃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於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於天子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曰舂（舂字舊空據櫃本補）山是天下之良山也已卯天子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

水之上壬午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於是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孟秋丁酉天子北征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丙午至于鶠韓氏丁未天子大朝于平野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庚戌天子西征至于元池天子三日休于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

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陎古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爾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史記志疑西王母實乃西方國名如周書王會篇東方有姑妹國後漢桓帝紀羌勤姐西羌傳多姐之類其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閒篇云舜時獻白琯竹書紀年云舜時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賈子修政語上云堯西見王母卽穆天子傳敘西王母事與曹奴巨蒐諸人無異竹書亦但言王西征見西王母其年來朝賓於昭宮而已自山海西山經撰爲豹尾虎齒蓬髮戴勝之說而世遂以爲神母故相如傳大人賦謂西王母皬然白首長生不死淮南覽冥訓謂西

老折勝揚雄甘泉賦謂王母上壽至漢武內傳又有天姿絕世之語嗣後神仙家遞相附會詭設姓名何足述哉

統篓案前漢地里志酒泉廣至縣有昆侖障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一統志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十六國春秋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邱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

橦萃崑崙考曰禹貢以崑崙與析支渠搜並稱蓋西戎之國名爾雅曰崑崙邱曰崑崙墟邱者以頂平而名墟者言其廣莫虛曠義如是而已耳自經籍外古書莫如山海經其道崑崙最詳或在中國或在海內或在海外或在大荒之西不一處大抵皆在中國之西北耳按西山經云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又西北四百二

十里曰鍾山又西北八十里曰泰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遊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蠃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

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又西三百里曰陰山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有神焉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西水行百里至於翼望之山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二山計六千五百四十里故分而著之

則有二十二山總而言之皆爲崑崙其邱則爲神陸吾之所司者不可以其邱槩崑崙而謂此外二十二山不列乎崑崙之數者也至於海外南經有崑崙墟海外北經有鍾山之燭陰是鍾山又跨於海外矣又大荒北經相繇之誅在崑崙北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靈山又西有王母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流水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以爲西王母雖以崑崙之

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一山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此特言其海外者耳若夫海內西經與西次三經相接連故爲一處而分記之蓋海內西南陬以北爲貳負之尸與雁門高柳聯亘其峙於東胡夷貊之西北者則爲海內崑崙之墟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也此墟實爲帝之下都漢西域傳言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其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也此卽大荒西經所謂崑崙之邱有弱水環之者也至海內西北陬

以東者則有龜山西王母梯几戴勝而憑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有三足烏主西王母給使是皆在崑崙墟北其墟之東南流沙所經在流沙中者有埻端璽瞚之國焉在流沙外者有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焉在流沙西者有西胡白玉蒼梧之山焉而崑崙山則在西胡之西北者也此皆附於海內者也故紀崑崙者分見雜出惟山海經爲詳焉其次則劉安之淮南子王嘉之拾遺記第舉其畧耳按淮南子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或上倍之

是謂懸圃或上倍之是謂天帝之居據此則亦釋氏須彌山王之說矣拾遺記云崑崙山在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西方曰須彌之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其記如此夫淮南與子年皆宗道道書謂中國四周百二十億萬里下極大風澤五百二十億萬里崑崙處其中央弱水周匝繞山山高於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閬風臺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又有墉城金

臺玉樓相似如一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其言蓋襲方朔十洲記而雜以道家說也至釋氏言須彌大抵本乎蓋天之說其推言世界至于大千亦卽鄒衍八十一州而更廣大之至於不可紀極其言四天王天在須彌山之半日月居其下人又居日月之下以日月之出沒爲晝夜今談歷法推步未嘗不用此說也然則須彌卽崑崙吾人所處在崑崙之址日居崑崙而求崑崙何異於騎牛覓牛耶故淮南言崑崙之

八門謂東北方方土之山是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是則崑崙固包天地而言之猶佛氏須彌之說而穆王西巡是由山之東南馳騖於西北以上崑崙之頂且踰頂而西至於弇茲爲日之所入然後乃反也蓋山三成爲崑崙邱凡三成者皆可以崑崙名

故西北之荒常有此稱而求眞崑崙則以懸圃閬風及諸寶樹爲據今皆不可見而但以河之潛行溢出爲河源以其旁之大山指爲崑崙嗟乎此豈崑崙也哉○穆巡里數總考按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五千里此就其西巡一面言之耳而竹書紀年謂旋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則就四面算之大畧與西法言地頗合西法言地圜周九萬里縱橫合算十八萬里耳至所稱舂山赤烏羣玉諸寶藪考之西域傳無有此者惟大秦以西足以當之大秦即唐宋之蕪菻明

史所稱之如德亞也前漢稱爲犂靬後漢稱爲大秦自安息西行九千里至於羅國自是南渡海而至大秦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於日所入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至其奇異諸物范史以爲譎怪不經削而黜之晉書所載亦與同皆漢甘英所不至者萬歷時其國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一第二曰歐邏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

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大都歐邏巴諸國宗天主耶穌敎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中西行敎於歐邏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汎海九萬里抵廣洲之香山澳其敎遂沾染中土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至所言洲中七十餘國風俗學制殆比隆三代其果然乎然竊取穆傳折衷之所歷諸國皆出大荒之外卽山海

經所述其地有三皇五帝之子孫與其臺邱遺烈即西圖而証於山經穆傳如至某國而某某迎獻某某供享如西王母之邦而獻酢歌謠登古大雅之堂可不謂諸天靈響之音乎今洲中諸國各建大學中學小學居然先王流風遺韻未衰也特圖不著崑崙而亞細亞之連歐邏巴有山名意貌綿亘無紀極疑以爲崑崙當曰馭駿越崑崙而西至於王母之邦是由大秦循海而北以至今歐邏巴之地是歐邏巴一洲即王母之邦也漢使至條支而止則小西洋東岸耳

未有至大秦者況歐邏巴哉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統箋按秦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正義曰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然則古太原地甚廣穆傳遷戎于太原夷王伐太原之戎至俞泉宣王時伐玁狁至于太原皆此地也後人疑太原甚近又非必即戎翟盤踞之所皆泥于杜預左傳註太原即晉陽耳

鄭環曰書之太原在山西詩之太原在平凉後魏改爲原州今甘肅地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是也詩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縣誤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九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

江都陳逢衡學

穆王下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統箋案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穆傳曰仲冬吉日丁酉天子入於南鄭又曰吉日丁亥天子入於南鄭蓋以南鄭有祇宮在也穆王常居于祇宮故諸侯來朝亦就祇宮而朝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統箋本脫此條

逸周書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作祭
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
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
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公曰嗚呼天子汝無以
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
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
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
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王拜手稽首黨言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逸周書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
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
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
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
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
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
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
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
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

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譁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孌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

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

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能知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因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

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
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
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形用國外內
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
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
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
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
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
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亡文

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邱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 鄭環曰此記歷序炎黃以至周初二十八國滅亡之由俾戎夫朔望以聞蓋至此而王之悔悟切矣

三十五年 孫本二十五年 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泲 統箋

案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從伐犬戎還當是班之子

孫之騤曰職方兗州川泲地理志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泲註泉出王屋山名為沇流去乃為泲

統箋案羅泌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後封其子宗為徐子案徐亡于穆王十四年至是僅二十一年正徐子宗紹封之時也

三十七年洪頤煊曰廣韻二十二元註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為梁

統箋案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

千五百人爲師則九師當二萬二千五百人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皆無過六師而已此則六師之外又益一半故曰大起九師也漢鄭氏以六師卽六軍恐非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卽彭蠡湖口北流入大江者漢志曰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則九江不在洞庭明矣竹書云穆王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亦卽是廬山尋陽之九江也初學記引紀年曰周穆

王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爲梁郭璞山海經序曰穆王
駕八駿之乘周歷四荒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
梁離騷經麾蛟龍使梁津兮王逸註似周穆王之越
海叱黿鼉以爲梁也庾信徵調曲浮黿則東海可厲
蓋謂此也又案魏畧曰北方有槀離之國其王侍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因有身生子東明善射王恐奪
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
橋得渡與後漢夫餘傳同但奄水作淹㴲水槀離作
索離又隋書高麗傳曰朱蒙棄夫餘南走遇一大水

深不可越於是魚鼈黿鼉積而成橋遂渡則穆王架黿鼉爲梁容或有之衛案魏畧一條與隋書高麗所云俱見論衡吉驗篇衛案架黿鼉以爲梁文選江賦恨賦註藝文類聚初學記俱引作叱黿鼉非是葢當時浮橋而渡造梁如黿鼉之式故曰架若作叱字便係神仙小說家事當從北堂書鈔御覽引作架爲是統箋附會諸說亦謬

又文選江賦註引紀年云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戎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案是年無伐犬戎事伐犬戎在穆王十二年且犬戎在西不在東也又恨賦註

誤引紀年作周武王三十七年更錯說見補疑又案
九師當作六師古文九六二字多混
遂伐越至于紆
統箋案穆王伐越非必即禹後之越如史記吳起列
傳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使和集百越其大起九師豈
僅以禹後之一越哉伐至于紆紆當爲越之地名楚世
家熊渠伐庸揚粵索隱曰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
雩卽紆矣
衡案路史高陽紀註揚越卽揚粤是爲蠻揚或作揚

零非也統箋以雩即紓疑誤

荆人來貢

統箋案三十五年毛伯遷敗荆人于沛故荆人畏伐而來貢也

鄭環曰越在荆之南非有可伐之罪而起九師以伐之實則將以襲荆故荆人畏而入貢也昭之陟于漢久矣至荆人入徐始有伐之之心又不明正其罪聞來貢而即罷師報不共之讐者固如是乎

衡案藝文類聚引紀年穆王三十七年伐楚故荆人

來貢今本脫去伐楚二字說見補疑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衡案穆王宿于黃竹夢羿射于塗山至是因合諸侯而會之左傳昭四年傳椒舉曰穆有塗山之會蓋指此也是時王方有事于東南故爲此會

四十五年魯侯濆薨

鄭環曰濆弑君在昭王十四年至此凡五十一年而得保首領以死書薨見昭穆之失刑也

衡案魯侯濆魯魏公也世本作禨公一作微公史記

魯世家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濆又作茀音弗濆古沸字梁玉繩曰濆乃費之譌左傳文十六年釋文引世家毛本作費而費與茀又通用故齊有徒人費而世家作茀也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前編作呂刑在五十年

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
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
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
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
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德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史記周本紀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命曰甫刑○志疑案尚書甫作呂孔疏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爲甫刑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爲甫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其說則宜稱呂侯爲是而通志氏族畧曰呂甫聲相進未必改也但竹書云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似分呂甫爲二又說文云鄦甫侯所封鄦卽許字疑莫能定矣

孫之騄曰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書說曰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孔書傳呂侯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揚雄廷尉箴云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

統箋案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

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之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世刑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一案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罪矣

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矣然大辟之贖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贖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案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

斤兩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左傳昭七年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鄭環曰案祇宮本作祁宮穆王爲母祁后而作祁招蓋祭名王蓋作此以祀祁宮故曰愔愔曰昭德音曰式如玉式如金蓋因其孝思以風動之也

史記周本紀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

志疑案此與竹書同韓昌黎佛骨表依呂刑稱百年恐非是呂刑所云享國百年者指書所作之年而從其生年數之也御覽引史曰年一百五歲論衡氣壽篇言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出一百三四十歲妄也

三墳補逸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於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觀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謹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郵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

心其樂善喜聞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統箋案梁蕭綺拾遺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膜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寓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期井伯而陞博勒石軒轅之邱紀迹元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藉所紀未有若此神異者也

檀萃穆天子論竊惟古者天子莫重於時巡自唐虞定以五載成周制以十二年可見前此並無常期天

于欲往即往以與衛僞而駕乘神也故人皇駕六蜚鹿五姓同期俱駕龍狟神駕六蜚羊皇次駕六蜚麐皇覃駕六鳳凰栢皇駕六龍古皇神聖旣膺天命天必賜以神靈之服馭俾其周遝天下盡納於在宥雖以帝升王降至于有夏禹乘二龍過海敵舞九代以巡大樂之野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二龍河漢各二此又顯著於素臣之傳者而況黃帝帝嚳與禹皆受靈寶龍蹻能檄召鬼神以接萬靈者乎然則穆王之得八駿蓋亦天之所授俾得肆其心以窮其車轍馬

迹之所極也且其時天子守禮不事荒淫故穆會塗山與啟享鈞臺湯命景亳武誓孟津成蒐岐陽康朝酆宮比戚左氏所謂六王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孰謂巡狩而可廢哉太平之世王道蕩平無諸險阻黃帝初夢遊華胥亦如斯言後來治中國竟如華胥此井田所自起徑涂通達四徹中繩其後雖經洪水橫流自禹修復之依然如故記里之鼓指南之車直馳於數萬里之外後王德薄水旱洊凶山崩川竭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于是中原之地竟成華離之土雖駕

指南之車且不能直馳數十里況數萬里哉且江河移徙故道陷沒勢不得不迂迴往復以取徑雖以徑行百里之地而蟻盤蛟陟且作數日程每歲暴雨震霆山剝其膚而骨立川激於漱而刻沉故山益以高水益以深居民鮮少怪物得窟其間造作炎冷雪山焀嶠無處無之身熱頭痛之阪風災鬼難之域迹交於中國閩軒皇穆后之所巡行舉以爲荒誕是孰後來之地形而不知皇古地形原不如是也是知封建井田巡狩相爲維繫自井田壞而封建廢罷侯置守

視所治如傳舍無從盡力溝洫故道不能通天下一統猶如自行於畿甸而驛騷告病補以數年之靖養猶未完蓋廢井田封建而議巡狩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夫舟車之用一也舟得其便而一朝可以三千車乘其通獨不可以一朝三千乎大海之水依然而大地之塗久變則通塞之勢殊也穆王升昆邱以覲黃帝之宮而培豐隆之壟傳於君吾及君丌君戲潛時溫歸無鬼皆書其膜拜膜拜者崑崙之人也崑崙即釋氏所謂須彌而其人即共吾人居欲界而為六

天者也凡男皆爲天子凡女皆爲天女以其所生所住亦各一天耳故五界之民亦稱天子而其君長亦稱天王則是春山之君吾赤烏之君亓曹奴之君㲁與溍時溫歸無鳧皆四天王與天帝釋之類也而穆王以臣僕遇之其膜拜穆王卽以事佛之禮事之何其恭謹乎

衡案穆王之事除紀年穆天子傳外錄尚書者三篇見逸周書者三篇皆典誥之遺音逸書祭公史記二解俱穆王時作若職方乃周官職方氏之文疑穆王

命史臣錄之以爲子孫戒恐後世不能如已之長駕遠馭而徒快心於般樂也君牙冏命或謂作於暮年悔過或謂作于初卽位時要皆憂勤惕厲不忘祖訓之作惟呂刑作于卽位之五十一年其時穆王年已百歲矣猶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諄諄告諭之其立意可不謂善哉而學者泥於耄荒二字遂謂穆王年老荒忽傳及正義俱以此立解誠不識廬山眞面矣案呂刑耄爲句荒度又句作刑以詰四方又句蓋謂穆王年雖老耄猶大勤于治作刑以懲

四方之不軌也荒訓大度訓勤與益稷篇惟荒度土功同意後人不察妄以耄荒二字連屬爲句且謂穆王巡遊無度特作五罰之贖以爲歛財計吾謂其人直可不必讀呂刑矣又何必與論穆王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終